



史通卷之十六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外篇

雜說上第七

總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



者正何其垂刺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垂躋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

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

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觀其形似強爲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盖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爲嗤怪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

玠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玠羞如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

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共伯名和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史實矣嗚呼向若此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欺一作惑則代成龔瞽無由覺悟也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于兩氏紀孫檀三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

劉遺民曹續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

晉書則了無其名

若以古方今則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

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

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

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其一條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其二條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

則不取其本書

謂管子晏子也

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

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

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
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
未覩厥義

其三條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
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
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
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
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旣忘此義成人之美
不其闕如

其四條

司馬遷序傳云爲太史七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

於縲綆廼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
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綆
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於刑文似爲陵所間獲罪
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
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
乎

其五條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
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修撰也
廣昭俊客比蹟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
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

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
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
其倫乎若要舉多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
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
不該思之未審耳

其六條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
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
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
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
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

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

爲者哉

其七條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
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
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
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
獲也由夷吾之復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
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
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
皇久銘其說糜弧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褰與孺

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魏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鸞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史公之議也

諸本史上有太字宋本無

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

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徃徃而然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徹是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其曰陳氏五主二十四年諒知冥數非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其八條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

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
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
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
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皆一作駿遠至旁
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
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
年矣蜀本積下有一有字宋本無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
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
其闕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其一

條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
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音而相排
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
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觀
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
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
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
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
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
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

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其二條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與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徃徃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會無弛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其三條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爲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憑翊夏陽人其序曰

云云

至於事終

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其四條

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班氏仍舊更無改作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

純其五條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二
沒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
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略
故世莫之知

其六條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帝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
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
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其七條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
待封嚴毋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

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
久定非人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
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其八條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
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
言為是乎荅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
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
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
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
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

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
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
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其九條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
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
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
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
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其十條

太學生何雍之校

史通卷之十六

史通卷之十七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外篇

雜說中第八

總十六條

諸晉史

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
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

王隱檀道鸞

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

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
損求妍更媮者矣 其一條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張前石虎為後石也張

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沙漠而南地歸司馬逮於符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

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求其異同

而被褐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其二條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撰多聚異聞其為踳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

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

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

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

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

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

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昇之書范曄後漢書唐徵晉

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

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但蛇劍

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撫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

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其三條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

喬其言儻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蹟令
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
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其四條

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書上敘兩漢三國
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蹟昭然
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
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其五條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
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蹟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
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而云班

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
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
例乎盖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
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敘娥姁之事其為
率略不亦甚耶其六條

揚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
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
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
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憊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
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

伶畢卓傳

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
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其敘事也直載

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

所取者哉

其七條

宋略一條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
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
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
賦裴松之上注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
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美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
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刑

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
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
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
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
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書始明罪
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
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下兼
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姦矯言欺眾且所為草
藁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
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宋年美事遺略

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郤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人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耻者則加減隨意依違罕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鬻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然則

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已以求

婚而白登之陣反懷疑而不納一作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

漢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

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奴耳出關東風

俗傳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

者也其一條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

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邵宋孝王言之詳矣

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歡傳遂具錄

休文所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拔之

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其二條

北齊諸史三條

王邵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樂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溪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邛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

濮之役鄆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

也

其一條

或問曰王邵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備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夥廬江目橋為圮南呼北人曰僮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

底音丁禮反

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

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昨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謂長為藏蓋為姚萇諱重規德蔡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毋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原莫詳所出閱諸齊

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邵之所錄其為弘益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

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其二條

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

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鈔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

實為虛以是為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

李氏之撰齊書謂李百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犯太

宗文皇帝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

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

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

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瞶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其三條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

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術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

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邵齊志

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園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

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克兩傳

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
陷惑夫人載言示後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
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
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
闕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
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
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其一條
按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敘錄煩碎至如
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邵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
載其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其二條

太學生顧令德校

史通卷之十八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外篇

雜說下第九 總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
至若錯綜垂所分布失宜則綵綯雖多巧妙不足
者矣 其一條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
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

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
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
愈乎 其二條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

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

季克撰翰林論摯
虞撰文章流別集

如次諸史傳實為垂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
合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
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
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與後主紀則書幸
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

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
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
自卿雲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
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
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
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其三條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
濱遊覽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安能
援引古事以訓荅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
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

尤甚

按王邵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普嗣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於齊遠矣

而牛弘王邵並掌策書其

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

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

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

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而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諧之太

祖怒曰何謂問我骨肉生此具錦此並六經之言也

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

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

得怨我此言與王宗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

生敘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

實錄則否矣其四條

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之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

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

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

雅正而其事悉虛無諸本作在字宋本作其字豈可便謂南董

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謂

清已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麗辭盛行於俗始

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

議納侯景高祖日文叔得王郎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潛盜梁

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姓名此由須對語麗辭故也又姚最梁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子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州日怨痛之響上徹青天酸苦痛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避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其五條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欵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迹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遠

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

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江陵之建業地潤

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

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

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

通多失此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郎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稍進累遷

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

禮儀何存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遜勸進斷表又詔入奏請注一時頓盡則始知

無前後節文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

易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

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
且以澹置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
史臣美澹而譏邵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曰今豈
故因其成事呼為史臣
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
矣其六條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皇后夫為夫
人則難以驗也為皇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
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
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

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
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
禮之所載何其闕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
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

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
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
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
校以年代殊為乖刺至於他篇茲例甚眾故論楚
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
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
公之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為昔即居其後
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其一條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
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
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
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
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
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
於故爲異說以感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其二條

按蘇秦荅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
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

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
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
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
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
甫以哀鳴宿瘤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
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
以登仙夫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
哉

其二條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
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

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主本紀稱相魄化而為鶻荆屍變而為鰲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其四條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炳

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其五條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誦荅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讚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於巖畔撰魏史

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其六條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鵲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禴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末學也

蘇代所言雙禽鵲蚌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禴袂

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皆斯而已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

迎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

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鰲競長虵蛇相憐覺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其七條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其八條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缺而不載良有以焉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為繆矣

遷史李傳無此

書卷誤記耳
其九條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則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

其一條

又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有武陵隱士滅迹桃源滅一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抵牾而不知

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

其二條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壁不行綴旒無絕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其二條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

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

謂嚴李柳司馬之徒

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

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獻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

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

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

其四條

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

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

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其五條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

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

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

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

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其六條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

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

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邵之徒

其所記也喜論人惟薄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

吾無取焉

其七條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

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其八條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 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 或者書纔至一篇 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篇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篇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篇 莫不一二列名編諸

如梁書孝元記云撰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詞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 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其九條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史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官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沒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

其間伸以狀蹟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曾何足觀始
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五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
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者矣其十條

儒士顧令望校

史通卷之十八

史通卷之十九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
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
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
為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

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蒲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不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卽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他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

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鷓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日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六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六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汝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弊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汝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此科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旣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

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

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

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續復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號

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

一年宜云是歲而已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不當言重其事也

者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

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

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

應六曰考覈雖謹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

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曾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

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

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按周當戰國之世

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

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

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

誠卓號太師豈獻王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

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人之情偽盡知之矣

者乎此所謂商摧前世全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

薨昭不戚而大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

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

夫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

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

延災青歲月既遙而方聞感應斯豈非烏有成說

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

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入

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

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

年有乘丘郟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謂七年魯大水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

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郟夫以制勝克敵策

勲命賞可以祈禳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

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亦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

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

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

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青而

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王者也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

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眚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

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成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九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前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謹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妊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毋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恒數前後有定準至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卽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卽王氏受命

之應也又案班志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卽莽之所
出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旣同古言
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
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
崩鴟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
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于時有識
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旣而
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
徒始別構異聞輔申他說以茲後學凌彼先賢蓋

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

今諺云弟與兄爭嫂字以

其名鄙故稍文飾之

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

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
自任曾懷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
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
出

志曰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
爲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鴟退飛是也案舊史稱

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
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爲害被於尚書
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
歷敘羣妖述雨雹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
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鷗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
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
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
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
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左傳云宋人逐獫狁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他

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他弟辰以蕭叛班志

書此二事以爲犬馬之禍

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

按左

氏所載斯流寔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鬪雞而傳芥
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雁鄭殺
萌於解黿郟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羊而卒奔此
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
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按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告賢哲占
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
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

忘本狗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一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誠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徃其間日食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多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食三十四年皆地震隕石凡四十總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和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時日食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三年綏和

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子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成二年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兵弩繫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此乃

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盖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

比一作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
幸為詳焉

漢書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違誤最多總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按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

若是也

其一條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按今春秋經札子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冰凡有三載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按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叔時愧一作譏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按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

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王所滅後衰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次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主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其二條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按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戶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

歷嚴閔釐文宣

釐即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

凡五公而楚嚴始

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違亦自占候失中者矣

其三條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按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寔懸

殊言何倒錯

其四條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

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存云云其五條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按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其六條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座

而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十五年

華元比奔衛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青

之明應也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蹟之彰用符

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隄實難符

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

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其七條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麋鼠食郊牛角襄公

十五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

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溴梁之會諸

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

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為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他說多

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其八條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眾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屍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其九條

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滿誤也悼公

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才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于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已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

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
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
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
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其十
條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
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
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
齊六卿分晉按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
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

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
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共
相感應何太疎闊者哉且當春秋旣終之後左傳
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

云云

賊臣

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
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
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勅以大
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
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
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

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其十一條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麋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按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三孫本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其十一條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按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唐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其十三條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時

宿在畢晉國象也

云云

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

故不載於經按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食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食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食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其十四條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疑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其十五條

儒士唐光貽校

史通卷之十九

史通卷之二十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外篇

暗惑第十二

總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灸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徃徃

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其一條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引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厄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

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雅邪 其二條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窳隆異等
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傚俾有
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
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
者邪昔陳隼既亡累年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
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怪況叔敖之沒時日已久
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
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
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爲者
哉

其二條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
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旣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
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碣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
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
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
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
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其四條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旣沒若有若狀似孔

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
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
長無子毋爲取家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
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哩然無
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
商可方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
商權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
於十哲逮尼父旣沒方取爲師以不荅所問始令
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

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
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
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
先覺悲夫

其五條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
將徃徃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
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
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
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

酒封雍齒爲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其六條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難曰按盆子旣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其七條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旣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

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

侯其行也前驅竟野竟一作蔽後乘塞路鼓吹涕喧旌

祭填咽彼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

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駟駕凌檐帷首觸威嚴自陳

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

墨紱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顛然佇候兼復掃

除逆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憇息有所如棄而不

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

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

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

有傳檄他方蓋亦事同大夏訪諸商賈不可多得

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

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

異哉其八條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

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旣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

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

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

難曰昔孟陽臥牀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

或主邁屯蒙或朝懼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絳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况英略之

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調言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掎摭辨其疑誤者焉

蓋曹公多詐好

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為此說其九條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

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懾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慚項籍况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使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巋然無害也

其十條

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

如張湛爲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爲廣川貨犬待客並其類也

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緼口

甘麓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繆矣哉

其十一條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狔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惟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

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沒閔凶所鍾合門惶恐
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春相之音在鄰伍者尚
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觴
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
有旣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
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
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觔肉內寬醉飽自支一作得
則肌膚外博況乎溺情狔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
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
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

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
皆無取焉其十二條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
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
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
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
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
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
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

於建安中已垂耳順更加六十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其十三條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賸索隱然後辨

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抵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繆說卽從編次用使真僞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爲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慎諸

其十四條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肅武弄權毋媪預政凡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一爲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

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中朝江左王陸于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賸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

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

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訟革於臺閣簿籍難覓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盖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

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

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鈇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旣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

刺骨之刑勛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詆羣公屢
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抑又有
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其
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旣迫以
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閒勒令專知下
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
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並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
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
其所長以僕鎗鎗佼佼故推爲首最就如斯理亦

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
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姦臣遂使官
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鑿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
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
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旣
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
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旣位居
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
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措紳縻我以好爵
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掃第思

子爲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
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爲蜀王侍讀尚書
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
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
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
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
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
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
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
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

以守愚自得寧以克詘櫻心但今者黽勉從事孿
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
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
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況僕
未能免俗能不蒂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
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
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
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
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慚無以酬荅
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

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
獲免於難

儒士姚士念校

史通卷第二十一



題蜀本史通後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

鐘家獲見史通寫本譌誤當時

苦於難讀也年力既往善本未

忘嘉靖甲午之歲叅政江藩時

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遷自川

蜀惠之刻本讀而終篇已乃采

為會要頗亦恨蜀本之未盡善也
也明年乙未承乏西來得因舊
刻校之補殘刊繆凡若干言乃
又訂其錯簡還其缺文於是史
通始可讀云昔人多稱知幾有
史才考之益信兼以性資耿介
尤稱厥司顧其是非任情徃徃
摭撫賢聖是其短也至於評隲
文體憎薄牽排亦可謂當矣善
讀者節取焉可也前史官陸深
書于布政司之忠愛堂

凡校勘粗畢譌舛尚多惜無
別本可參對也方侯君子昔
人以思誤書為一適斯言殆

未可廢也故宜如右廿又四

日深再題

